

03 春：花樹下，百分百的女孩

花苞終於掉光了。

阿澄雖然心理有數但還是抱著熹微的盼望，終究天不從人願，她也很駝鳥的捱過春節年假從台北回來時，才正式把花苞從地上撿起來，撿了二、三十顆，放在竹籃子裡。

穿著一雙三、四年沒穿的 Tod's 豆豆鞋在田埂間遊走，測試鞋子的耐用度以及感受泥土與石板擠壓的力道，她知道這個假期有人很努力的勞動。阿澄今天測試從這裡走到鎮上菜市場的距離，遠遠看到菜市場入口處人聲鼎沸，鬆了一口氣，看似不遠的距離，在這春日裡也會汗流浹背，這樣的經驗她並不陌生，這世上的每個小城鎮，抵達總是得來不易，就算是最簡單的結構，一條主要道路，一個十來攤的市場，一間鎮民聚會的小屋子，一棵植上百年的老榕樹；何況阿澄今天來到的是刻意被保存的歷史街道，老街，成了二十年來台灣最熱門的購物所在，而這處菜市場一看就知道是社區發展協會精心維護的場所。

遮雨棚下井然有序的攤位，還刻意留了一些讓臨時攤販擺攤的空間，更別說原來市場兩旁的傳統商戶，騎樓租給攤商每日上架下架，阿澄往往為這樣的包容力心折，她常想以自己的個性除非山窮水盡了，才不會讓人在自家屋前吆喝。她在遮雨棚入口處就遇到了坐在小板凳上，推銷兩個菜籃蔬菜的阿婆，看起來八十幾歲的阿婆還會種一些蔥、蒜、香菜尋常香料，吸引她的是一把龍鬚菜和刻意擺放的番茄，大顆的黑葉番茄上疊了三四顆桃太郎蕃茄，旁邊一堆小番茄就她的常識分辨有聖女小蕃茄、小顆圓番茄、再點綴圓圓的黃蕃茄，特意用白色扶桑花襯底，簡直讓阿澄歎為觀止，這位阿婆一定是美術系的繪畫老師退休，才會為了幾顆番茄擺弄。

阿澄本來站著隨時準備走人，在阿婆說桃太郎番茄是日本人的秘密武器，不外傳的品種，我們關西人把種子偷偷帶回來的時候，忍不住蹲下來，對著門牙幾乎掉光法令紋有如雕刻的時光紋理時，不合時宜的想到 texture 這個單字，阿婆就說，你知道「裝滿玉」，帶著客家口音，阿澄不確定到底是哪一種番茄，搖搖頭一臉困惑，隔壁坐在高腳圓凳上，前面的架子有一籃菜包和客家大湯圓的歐巴桑接口說，「張曼玉啦，那個香港的明星啊，你知道嗎？」在她的迴路還沒有快速跟上時，阿婆又說；「裝滿玉離婚了，聽說是法國人，拍電影的，你知道嗎？」阿澄這一次趕緊點頭搶著說，「張曼玉的電影我很喜歡哩。」以為阿婆要繼續跟她講茄紅素或張曼玉，阿婆話鋒一轉，「你知道賓拉登嗎？他在阿富汗，有大佛的那個國家被炸死囉，聽說是丟了很多炸彈，才把他炸死的，他的阿拉都來不及

接，不像我們日本時代，媽祖把炸彈都接起來，你知道他們的阿拉來不及接，影響土耳其大地震，埋掉很多人……」阿澄的耳朵嗡嗡地響，她懷疑是春天的日頭太熾熱，市場太吵雜，讓她產生了幻覺。

阿澈站在黃家大宅二樓陽台，在層層葉縫中就剛好看見一個女孩走過大門，又往回走幾步，已經伸手要按門鈴了又把手指頭縮回去，一隻手就懸空晃了晃，伸到那只山本耀司的布包裡抓了顆番茄邊離開邊吃。

當阿澈反應過來匆匆忙忙拿了車鑰匙在市區轉兩圈沒看到人的時候，他才慢慢地轉到他阿公的日式房子方向前進，果然在台十三線上看到不緊不慢往前走的女孩。他也曾想像過跟著一個女孩的背影往前走，就像阿洛說，對方的頭轉回過來不會被嚇到就行了。在這一點上他倒是幸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嚇過。只是他跟在人家後面是要做什麼呢？想看看一個女孩子可以走多遠的路嗎？被發現會不會被誤會呢？被誤會是一種愛慕，還可以解釋成對世間美好事物的嚮往。被誤會成心地不純正別有所圖，就啞巴吃黃蓮有口難言。其實，他只是擔心打擾到對方，一個女孩子以走路來證明什麼嗎？除了健康的理由他實在想不出什麼原因，所以他現在不緊不慢得跟著，罵了一聲「バカ」(baka，笨蛋)。

「這樣很有意思嗎？」阿澄在柏油路上要轉到水泥地的時候，發現後面跟著一台車，雖然她一向反應遲遲，不過很快地就發現那是誰的車了，她不動聲色地繼續走，說實在，來回走這麼長的路是很拚命的事，此時若是有人讓她搭便車她會很樂意，她本來也以為那人是要來讓她搭便車，沒想在後面不緊不慢的跟著，讓她很氣憤。

「啊，發現了怎不揮手。」阿澈沒想到對方會這麼直接把情緒表達出來，而這情緒竟然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他都不知道該稱讚自己是神算還是咒罵自己白目了。

他突然有種教練訓練選手的心情，天資筋骨奇佳的選手，要增加的是一種耐力，以及忍受任何突如其來變故的能力，有識人能力的教練只需要在旁邊小心呵護，抱持著愛慕之心，加以保護就可以了，並不需要多做什麼，優秀的運動員自然會盡其所有的發揮。

他認定的人的情感亦復如此，保持一種距離的關心與關愛，給對方完全的自由與選擇；不過他知道，世人認定的關愛並不如此，總是要糾纏干涉，口出指導，用話語顯示自己的心意才算完成。

「你這人到底有沒有同情心啊，把書房抽屜的稿紙弄得亂七八糟，還加自己的批注，你是誰啊，你在破壞原始資料你知不知道。」阿澄沒辦法坦率地把當下的不滿發洩出來，拿了不相干又積忍已久的怒意爆發出來。

「哦，這麼生氣。」阿澈忍著笑意想起他從國中開始學習日文，每每假借要到阿公的屋子準備高中聯考，其實是想在書房翻找有趣的課外讀物來看，他最有興趣還是那幾個抽屜，不但有散亂的田野筆記，有時會夾著一支鋼筆，一隻口琴，一套圓規尺三角板，早期的米老鼠橡皮擦讓他拿了小刀就把眼睛挖掉，耳朵用紅墨水塗一塗，甚覺可愛。

「嘿，妳有沒有吃過阿婆壽司，聽說很有名，我去煮 misoshiru（味噌汁），一下就好。」

他們坐在緣側吃壽司海帶味噌湯。

精心照顧的山茶宣告失敗，卻讓沒有置理，只是將草除得一乾二淨的梨花園，卻遠遠的就可以看見花苞，雖說是梨園，期間錯落栽植的幾株梅樹、李樹、桃樹按照順序安安靜靜獨自綻放，尤其是梅花，在春節之前就已陸續開花，紅梅豔麗不輸吉野櫻。阿澈在梨園中走著，彎腰，拔起一根新生的土香，兀自升起一股滿足感，剛開始是無意為之，漸漸地愈來愈上癮，雖然知道拔也拔不完，他忍不住手賤，他阿婆說的「憨頭」，對細微事物的執著，也知道是一種病態，但人生沒有幾樣病態的執著，他不知道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那是土香，那是昭和草，喔，沒有一種草叫雜草，所有的植物都有名字。你的昭和天皇說的。」他們在梨園大半個時辰，阿澄本來以為他要她來幫忙疏果還是疏花，結果跟在阿澈後頭看著他鉅細靡遺的拔草，好似上了癮。

「今年這麼有誠意地幫他們整理門面，妳說過一陣子要不要來疏果、包果，可能還要抓蟲。」

阿澄大笑起來，「你真是賣火柴的小女孩，給你一點染料就想開染房。」

「你看梅子不就很捧場嗎，叫阿珍做個幾瓶紫蘇梅不是問題吧？」雖然用不確定的語氣，他倒是自信滿滿，在這樣的緯度跟高度，可以栽植梅花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倒是沒想過從開花到結果還有一段距離。

「你從小到大有吃過任何這座梨園結的果子嗎？」

這倒是讓阿澈認真思考起來，他從沒注意到這件事，印象中比較多的時候是被阿婆叫著幫忙清除雜草，他就吆喝阿璋還有阿洛一起來，因為幫忙整理這座梨園，阿婆通常會獎勵他們，除了一大桌好吃的，還會拿錢給他們去打撞球，買球鞋，錢多到用不完。

「這座梨園一向是阿珍跟阿惠在照顧，既然這裡的雜草不是草，來去處理田埂的。」

「我什麼時候說過這裡的雜草不是草，他們只是野武士，野武士也有名字，

行嗎？」

「田埂上面壓了這麼多大石頭，還好吧。」阿澄對田埂的草沒有印象，雖然經常走在上面，但好像很少低頭看有沒有草冒出來。

「現在只剩阿珍跟阿惠在走，從側邊冒出來的草，蓋到上面來，怕他們打滑。」

「哇，厲害喔，還滿有概念的啊，你登山啊？」

一般登山的人都知道，在山崖邊的草會讓人失去防衛心，看似長在小徑上，其實是從底下冒出來，不注意以為踏在草上沒關係，踩空，滾落山坡，萬一坡陡逕直落下山谷，溪流，就真是叫天地不應了。

阿澄現在有兩份工作，一份是繼續圖書館的資料整編，一份是回到植物系當實習生期間，慢慢熟悉田野的生態，找回所謂的手感。沒想到這兩件事讓她變得疲憊卻精神奕奕，其實，還有一件事正在醞釀著，她的心靈卻跟不上，夢，督促她快點跟上。

她做了一個夢，與其說做夢不如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夢見剛找到的早田中雄寄給黃紹丙的一箱書稿，影像又跳到兩個年輕人站在玉山群峰的稜線上，輕盈的跳來跳去好似武俠裡的輕功一般飛躍，兩人各在稜線的一頭互相靠近對方，早田中雄拿著他的煙斗抽一口煙，把煙噴出來時，就有一叢一叢的的玉山杜鵑綻放，少年黃紹丙則拿著他晚年的檜木拐杖，每次將拐杖指向遙遠的山頭，明顯的是大霸尖山還有南湖圈谷，就會漫天飛沙，砂礫粗礪，像冰塊一般落下，他們兩人走到相遇的地點時，黃紹丙用腳踩一踩腳下的砂礫碎石說，等一會天地動搖。早田中雄則望向天空說，暴雨將至，土石滾滾而下。

她發現自己變成一顆石頭，被一群石頭追著往下滾，緊接著跟土石流滾下去，即將落到黑色的溪谷時，流礫互相碰撞的聲響震撼著四周峽谷，聲響淹沒她的尖叫聲，快速的墜落感讓她尖叫喊人，卻不知道喊誰，她在極速的心跳中被阿澈搖醒。

「你做噩夢了。」

阿澄坐起來還心悸著，隨手亂抓眼鏡，明明放在枕頭邊的眼鏡怎麼都抓不到，阿澈扶著她的肩頭用眼角餘光看到眼鏡被她甩到門邊。

「繼續睡。」阿澈讓她躺下，自己也跟著躺下抱著她，阿澄才漸漸的從意識不明中清醒，換成另一種顫慄感，逐漸清醒。在這一年四季中最寒冷的季節，立春過後的春寒，讓她在一個男人懷裡取暖，那麼自然而然。

在阿澄答應當阿澈的助手，跟他在田埂邊拔草，阿澈將草連根拔起，阿澄負責將草放在石頭上，將之曝曬以免春風吹又生，不過根據她的專業知識，總是會

有強韌的生命，只要有一點點機會就能在夾縫中生存，尤其，她更沒想到的是這種看似簡單不費力的工作，做起來如此勞累。

身體上過度的勞動也會帶來沈睡與更深沈的夢境，這一次她夢見了自己在田埂上踩死這些雜草，卻有大批的台灣巨蟻向他襲來，台灣巨蟻的頭、胸呈紅褐色，腹是紅褐與白相間，腳黑色，這麼大隻的螞蟻成群而來，她想把它踩死都不容易，除了戴手套的手她沒有任何工具，只好用腳去踩，但總會有機靈的幾隻爬上她的鞋子，她跳來跳去想甩開，也想呼喚前面的阿澈，喉嚨卻發不出聲音，她只好更用力地尖叫，阿澈衝過來時，直接把她抱到自己身上，安撫她。

身體疲倦的無力感可以用沈睡來消除，心靈渴求卻無承受之力，在阿澈將她抱起來貼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她被那股熱力吸引，比對方更緊的吸附與擁抱，好似要融入對方的身體裡才能釋放一點無處宣洩的力量。阿澈感受到這股力量，由於男人比女人的力度強勁許多，他除了深入她，無處釋放。

做愛之後會產生親密感，阿澄認為是極大的誤謬，尤其是突如其來的渴求，過去之後反而會產生一種尷尬。這麼多天，她躲在書房裡看似一如以往沈浸在資料堆裡，只有她自己知道心裡空落落的等待審判。所以當阿澈站在書房門口跟她說去睡個午覺等會要出門的時候，她不置可否慢吞吞地去洗澡，畢竟她在書房一天一夜沒出門了，洗完澡發現廚房桌上有一晚雜菜豬肉麵，也毫不客氣地吃掉，才去睡覺。

當春風從車頂敞蓬流洩而來，他們繞著山路蜿蜒行進的時候，阿澄才逐漸放鬆心神享受自然的逸興。

「你在旅行的時候也這麼緊繃？一回到家不就垮掉了。」

阿澄瞪大眼睛對這個男人刮目相看，她雖然喜歡旅行，沒有旅行的時間也多半想著旅行，這一代台灣女兒應該說是非常幸運的一代，社會經濟環境隨著全球經濟成長，作為戰後嬰兒潮的子女，在東方社會又不必像男人一般要扛起家計，家族榮耀的責任，因為富裕，家庭多半會嬌寵女孩，也會盡能力給予舒適的生活，培養女兒進階到中產階級，阿澄家只有兄妹兩個，到目前為止的人生就是盡其所能地享受成長的樂趣，生活舒適慣了，在外旅行的不便與困難在心智上雖然能夠忍耐，但在身體上一回到舒適圈就完全崩潰。

「還好囉，反正會復原。」

「食髓之味，好了又開始作怪。」從他的嘴角上揚，可以看出阿澈對自己的見解頗為自得。

山風逕自徐徐地吹，仍然春寒料峭。

「你爬過幾座百岳。」

「就最高的那一座。」

「你知道聖稜線？完成聖稜線就可以結婚了。」阿澈講完這句話就緊急煞車，跳下車。

阿澄停頓了一下才反應過來，開門出去，跟在阿澈後面，眼前一座清理得井然有序的橘園，橙花飄香。

「老先生好像對雪霸避重就輕，為什麼？就是一九三五年的大地震似乎也才去一兩次。」

「你對避重就輕也很嫻熟，他那時準備去日本，妳還沒整理到他去日本的資料？」

阿澄避重就輕個徹底，「你知道橙花是做古龍水的原料，喔，橙花就是柑橘的花，不過品種還是有等級之分，十八歲第一次去歐遊的時候，到了科隆才知道4711這麼有名，嗯，你知道澄跟橙發音一樣，覺得就是這個了。」說完他自己咳咳咳笑了起來。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橙花』開，」阿澈胡亂謔古詩，卻讓阿澄警鈴大作，他們第一次碰到一塊時她亂用典故的事，她現在是真心希望他沒聽懂。

「進去幫你蒐集橙花，」他對著她笑笑牽起她的手，跨過園子的排水溝，找到一棵看起來開得濃密的花樹，開始摘採。

「不好吧，採光就不會結果了，」雖然令人心動，偏偏這個時候理智上身。

「那就別這麼貪心，」阿澈脫下外套，「放這裡。」並督促阿澄快點採。

「你不採啊，動作快一點，待會有人來怎麼辦。」她反過來催促阿澈，當小偷的快感畢竟抵不住心理不安。

「不是說摘花只能是女人嗎。」阿澈一付無所謂的樣子。

他們把滿衣襟的橙花丟在後座，靠在車門邊接吻，橙花如氣泡水般沖鼻的氣味飄過，他們沈浸在彼此的氣息間。

愛情不需要言語宣之於口，交往卻需要肯定的答案，但是兩個都在堅持且矜持對方先說出口的戀人，著實讓人傷腦筋。女人不說是為了維持一種姿態，不是高傲，也不是驕矜，而是想要索求，索求一種確定感，確定安心。男人倒是簡單了，因為對他來說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所有的行動都是明確的表白，又何必宣之於口，難道行動還會輸給語言嗎。

在這樣沒有人主動開口的氛圍裡，互相猜疑就會成為愛情互動遊戲樂之不疲的輪迴再輪迴，以至於沈淪。所以阿澄在昏天暗地的資料海裡爬梳之時，還要注意著時間刻度，挪出一些腦袋想像要不要去煮晚餐呢？煮什麼好呢？這樣會不會

給他太大的壓力呢？這又算是什麼呢？我也在努力奮戰啊，跟時間賽跑呢？不過最終這都不是考量的重點，更在意的是煮的食物剛好不合他的胃口怎麼辦？這麼平淡的晚餐被誤認為沒有想法的女人怎麼辦？拉麵還是牛肉麵，日式丼飯一人一份分配好各吃各的還是台灣人的合菜一起吃一起夾來得有趣，義大利麵可以展現優雅的氣質日式咖哩就是溫馨的日常。最終的考量在男人眼裡看來就變成吃義大利麵真是方便，尋常的一餐卻不同凡響，沙拉很清爽，聰慧的女人會用自家田裡的南瓜煮濃湯，是擔心青醬義大利麵太簡便所以多煎了牛排，畢竟一天的勞動需要熱量。

女人曲曲折折的心事到男人眼裡都成了理所當然的日常幸福。

當阿澈吃飽自動收碗盤洗碗擦乾把廚房清得一塵不染時，阿澄的眼珠子都快掉了下來。

「不要太感動，我沒有吃乾抹淨就落跑的習慣。」

「嘿嘿嘿，不是啦，沒想到你這麼嫻熟，我大概都做不到，想說明天再清也無所謂。」阿澄真想把自己的舌頭咬下，莫非真的感動到胡言亂語，其實她是不能忍受碗槽不清第二天一早還要清隔夜殘渣的女子。

「真的，不用口是心非，我還可以幫你清洗。」

他認真的去浴室放水把她哄進去，他做事一絲不苟的態度在這樣的愉悅情境下也沒忘記把她的頭髮擦乾，更別說他對和式房間鋪床的熟稔，讓兩人在榻榻米上嬉戲，盡責地完成艱鉅的任務。

在紀念圖書館籌備會的要求下阿澄回一趟台北跟他們開會也報告自己的進度，她本來以為除了自己是剛開始接觸這位地質學家的學問，其他人都應該很熟稔了，在開會半個鐘頭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誤謬並錯得離譜，雖然參與開會的三位，其中一位是已退休的教授也算是黃紹丙先生的關門弟子，一位是目前主持地質系最大研究案，身負至今未完成的台灣地形圖的浩大工程，一位是被看好的博士候選人，他們可說是老先生一脈相傳的徒子徒孫，但沒有人知道這位台灣地質學之父所有的研究成果有多少，更別說他的博物學研究，因此，現在才急急忙忙要阿澄跟他們報告並配合紀念圖書館成立，傳記的內容可以有些什麼，可不可順道翻譯出來，甚至配合預定的傳記作者也就是那位退休教授以及他的助理，每個星期固定提供資料協助完成傳記，但是阿澄實在無法答應這麼艱鉅的任務，光是翻譯這一項她就做不到，她想告訴他們要把所有的學術成果翻譯完成大概要花二十年的時間，至此，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手握豐富的資產，三人可說驚喜莫名。但是在阿澄看來，這些資產能夠完全作主的應該只有黃醫師跟阿婆。

在這些教授級人物理所當然的要求下，阿澄真想問他們任何一人有沒有人懂日文，但是問不出口，以免尷尬。

阿澄頭昏腦脹的走出系辦公室，想著明天還要跟這一群人奮戰，沮喪至極，就看見那位貨真價實的繼承人站在銀杏樹下，所有的一切都釋懷了，反而想起老先生的庭園。

「突然想到你們家沒有任何一棵櫻花，」阿澄看見阿澈就這樣脫口而出。

「怎麼想起這個，」阿澈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孩思緒漫天的特質。

阿澄想要把這一天開會所感受到的荒謬告訴他，卻一時不知道從何說起，「肚子餓了，」接著又說，「我覺得跟阿惠、阿珍做口述歷史，可能比你阿公的關門弟子寫的傳記好看。」

阿澈一聽笑不可遏，「我絕對百分之百贊成。」拉起她的手，「聽說你們植物系有很多奇花異草，走，幫我導覽。」

阿澄對系所其實沒什麼深刻的印象，因為喜歡在野地裡，她倒是常跟森林系的同學去溪頭實驗林，兩人隨意走就走到農藝系的苦楝樹下，苦楝花開時節是日本的櫻花季也是學校的開學日，這一點阿澄看多了黃紹丙教授的資料，倒是熟悉，只是以前在學校時沒有注意過，也不知道台北高校的校歌有一段這樣的歷史。阿澈因為大學以及研究所都在東大度過，倒是知道四月對日本學生的意義，他每次開學前在台灣，經過自己的小學或跟阿婆走在路上，阿婆都會說，「開學了。」

「我也奇怪家裡竟然一棵櫻花都沒有，不過舅公家的溫泉倒是很多，阿婆娘家裡好像也有幾棵。」

「那是早田中雄教授幫阿婆找到帶回來台灣。」

「有記錄啊，我都不知道，記得問過一兩次，都沒有人有答案，就忘記這樣的事了。」

「去吃晚飯好了，好餓。」阿澄今天覺得筋疲力竭，想著食物。

「帶你去一個地方，很近，一下就可以吃了。」

新生南路巷子的日式料理屋，門口掛著藍染門簾，「磯小屋」。拉開拉門就聽到，「歡迎光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先說中文再說日文，非常特別的招呼方式，而且是一位看起六十幾歲的歐巴桑，目前台灣的日本風潮，不管是日本人開的店還是台灣人經營的日式料理，都直接用日文說歡迎光臨，但這一家先說漢語再說日文。阿澄覺得有趣，接著讓她不知所措的是吧台唯一的客人是黃醫師，旁邊這位先生的父親。

「爸。」

「黃醫師。」

「嗯。」

三位典型台灣日式遺風家庭的親子關係打招呼方式，盡到責任但是保有自我，保持距離維持禮貌。阿澈自顧推開第二個包廂門進去，阿澄鞋子脫了一個就聽到一位帶有關東口音的女孩，嬌滴滴叫「阿澈」。

可以坐四個人的包廂，阿澄偏偏坐到阿澈的對面去，明顯地想保持距離，阿澈臉色雖然沒有變，但是在那位女孩在拉門口坐下來時明顯看了阿澄一眼。

「我通過了台北高校的認證了，」那女孩顯得很興奮地迫不急待告訴阿澈這件事，「就是師大。」

「你在東京學這麼久的中文，本來就該通過了。先來冰的。」阿澈淡淡的，有一種示意你可以走了的態度。

「你要幫我搬家，愈快愈好喔。」女孩顯然將他的態度忽略，「不然我跟小杉告狀。」

吧檯歐巴桑聲音提高，「たくあん。」(醃蘿蔔) 女孩才不甘不願地站起來又端了兩杯茶跟餐具還有醃蘿蔔進來，這次倒是很快的離開。

他拉拉她支撐著下巴的手，她不理他，右手被拉過去左手跟表演特技似的不為所動，支著下巴，眯著雙眼看他還又什麼絕招，他也沒有放棄，夾起一塊醃蘿蔔，在她嘴唇上滑動，「你沒吃過的，鹿兒島口味。」

阿澄聽了啊一聲嘴巴就張開了，「不甜啊。」

三四個聲音同時響起，「ライト。」(正確)

阿澈笑著問，「為什麼要甜。」

「嗯，印象中九州人好像比較喜歡甜。」

「薩摩藩是有可能比較早接觸到砂糖，不過跟北九州人愛吃甜不太一樣。」

阿澄根本不想管薩摩藩的砂糖，他恨不得現在就可以回到老先生的書房，找出更多他們的日記、筆記，以及書信，懊惱自己還要被那一群人纏住幾天，留在台北。

阿澈更是雪上加霜的說，「你會等投完票才回去吧，這可是台灣人重要的一票。」

阿澄氣憤得想掀桌，用力敲了一下桌子，女孩端了一瓶冰鎮清酒，兩個杯子進來並說，「今天的青甘是鹿兒島來的，ぶり。」

阿澈沒多做表示，轉頭就跟阿澄說，「也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樣。」

「你知道全部。」

「全部不知道。」

拉門外傳來黃醫師的聲音，「我也不知道，知道最多可能是你喔。」

阿澄正想說我知道什麼，就看見阿璋正在脫鞋子要進來，阿澈一看趕緊起來坐到阿澄旁邊，阿璋坐到阿澈的位置就拿起阿澈的冰鎮清酒一口喝下，阿澄站起來，「出去一下。」

女孩又端了一付碗筷跟酒杯進來，阿璋看到女孩趕緊說，「haruka(晴夏)我想要燒酒。你測驗通過了嗎。」

「叫我小晴，我喜歡漢語的唸法，爸爸說おじいさん（祖父）最喜歡的就是台灣的晴天，夏天。」

小晴講完這句話，阿澄剛好回來，「我錯過重要的事了。」

「久了就會知道，」阿澈拉她坐下，幫她倒了一杯清酒。

阿澈看阿璋有點意興闌珊，本來有點火大自己的約會被打擾，一下就消了氣，反而開始勸他多喝兩杯燒酒，但一直聲明絕對不會載他回家，因為燒酒是鹿兒島的燒酒，酒精濃度比一般酒來得高跟金門高粱差不多。

原來阿璋從考上律師執照之後就擔任家扶律師，也經常幫原住民義務打官司，他有四分之一的泰雅族血統，算是客原混血，因為無法忘卻這一點血緣關係，經常接觸少女的性侵案，這一點讓他非常困擾，想今天打了一場明知道不可能贏的性侵官司，讓他非常沮喪。

「山上的女孩已經很少了，還這麼天真，單純，」又倒了一杯。

阿澈把他的燒酒瓶拿到自己手上，「都你喝，留一些給我。」

阿璋一直重複牽涉到感情的案子最難打，阿澄怕他真的醉了，岔開話題，「沒想到小鎮這麼多外來人口。」

結果阿璋不爽的說，「住了三代還算外來人口。」

「誰叫你要搬到台北，你現在是天龍人，」阿澈倒了一杯茶給他。

「不管搬到哪裡我都是新竹人啦，你才是天龍人，還是日本的天龍人。」

「日本的天龍人現在很可憐，你沒看都認真學漢語了。」

這話題果然引來阿璋的興趣，嘴角一直上揚，繼續上揚。

「喂，客氣一點。」

「知道啦，認真的。」

阿澄第一見識到兩個男人追女生是這般開始的，套一句台灣男人喜歡用的話，「趴七仔。」（追女生）

「喂，兩位，適可而止。」阿澄笑了開來。

松村雪子的日記

「昭和六年 七月十七日

我是薩摩人呢，還是台灣人。

雖然在這裡出生，但幾個月大就隨著多桑赴任到了台北，我希望自己是台北人，可是這幾天見到的親戚都說我是薩摩人，每天看著櫻島，有時雲飄過，真是美麗。但我還是不自覺的想起台北，想起紗帽山，走過瑠公圳時，我只要轉個身，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山巒。

早田君現在是在東京還是台灣呢，回到了內地，想去東京的心就更熱烈，但我遲遲不敢跟多桑開口，又寫信給早田君傳達要去東京繼續就學的意願，應該是為難他了。但有誰不想去東京見識，黃君道道地地的台灣人，都已經去過東京了，他說念公學校的時候，十幾位同學參加修學旅行，同學一起去，非常興奮，有些同學還不只去過一次，他自己就去了兩次，可見是很吸引人又新奇的城市，真想去，一次也好。

最近要開始準備伴手禮，該送什麼給早田君呢，我們回到台北時，他會在山上，還是在台北呢。

「昭和六年 七月十九日

多桑也為了要帶回台灣的物品煩惱，懷念的物品可真多。燒酒、明石屋的輕羹、薯片、坂元釀造的黑醋，除了想買的東西還有親戚送的物品，卡桑的歐巴醬送我的浴衣和和服，實在貴重。多桑拜訪的幾位朋友，有種橘子、柚子的說要讓我們帶幾棵回台灣，可是我們的院子已經種滿了樹啊。

回去應該還會遇見早田君吧，他應該會多待一會跟多桑見面，我該挑什麼禮物給他呢，今天去書店倒是看到一些昆蟲的畫冊和明信片，他會需要嗎？買了一張蝴蝶的明信片，雖然很好看，但不像台灣的鳳蝶，台灣的鳳蝶像女王一樣，好高貴。

他如果來我們家和多桑聚會，黃君和鹽月君應該也會來，送他們兩個櫻島的明信片，多桑跟他們講櫻島的時候，應該可以用得上。多桑要我買幾本薩摩的歷史書，他說這些書在台灣讀不到，但是我應該要知道故鄉的歷史。

「昭和六年 八月十五日

黃君他們班三四位同學來看多桑，本來以為早田君前兩天會回到台北，但是黃君說他收到從嘉義寄來的明信片，因為幾場大雨延誤了行程和進度，要再回到駐在所，重新登新高山群峰。

他們幾位和多桑吃了我在家鄉學得幾道菜，雖然聽到很多讚美，說很特別，

很新奇，但我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好像沒有地味，大概是因為不同地方生產的蔬菜，雖然都是番薯，但是風土不同，口感味道就會差很多。台灣人很喜歡炸天婦羅，今天黃君來時說是從新竹老家過來，帶一些蔬菜，也有蕃薯和南瓜，本來想做雜煮，可是他們要喝多桑的燒酒，就炸了一些天婦羅，甚至撒了一點辣椒粉，顏君說他不太敢吃辣，大家哈哈大笑。

八月的台北實在是熱，叫阿芬去買冰回來，大家歡樂的表情都寫在臉上，我學台灣人做冰的方式，加上了綠豆、紅豆、煉乳，吃得很愉快。

如果早田君在這裡，一定會抽他的煙斗吧，他們幾位好像都有煙斗，反而是多桑不抽菸。

他們也講到我要進高女的事，時間愈來愈接近了，不知道該不該跟多桑提自己的想法，還是等早田均回台北碰面時再問他一次，會不會太自我了，我或許不該這麼自私。

「昭和六年 九月十一日

還是沒能說出口，我也不能推卸責任，用多桑當藉口，是很想去東京，但是也會害怕，一個人在東京可以嗎。

早田君變得好黑，南部的太陽一定很大，他這次好幾座山峰都是首登，黃君他們一臉羨慕，說到驚險的時候，大家都緊繃著神經，我都快呼吸不過來了，黃君還幫我到了一杯水，真是貼心的人。

之前聽過第一女高的學生可以去爬新高山，看來我這幾個月要加緊努力學習，雖然很期待要進女高了但也有點擔心，多桑雖然說應該沒有問題，但是還沒有真正過那樣的生活，誰也不知道喜不喜歡。

從故鄉回來一個多月，為什麼我覺得台北才是我的故鄉呢，去學琴的老師說我的程度也不輸在東京同年齡的女孩子，而且我常跟父親去參加一些宴會，也會去音樂會，家裡又有最新的錄音唱片，我的古典音樂程度去東京絕對不會丟臉。

早田忠雄的日記

「昭和六年 七月二十一日

心念一轉，無法壓抑再看一次長臂金龜、赤蝶，還有大鼠，雖然只是驚鴻一瞥，我確定沒有在其他地方看過這樣的肥碩的高山鼠，這讓我急於找一位蕃人當嚮導，所以在台中車站就下車轉往司加耶武蕃，沒想到得到這麼大的驚喜，我

跟黃君的約期可能會被延誤了，延回台北的日期尚不能定，也無法跟黃君確定時間，寄一張明信片給他，他想看的圈谷樣子，也先畫下來一併寄出。

她和幾位女孩去挖薯蕷，泰雅族婦人做染料、黔面的薯塊，顏色從黑、褐，米色，各有不同的深度與作用，端看個人運用的方法與美學概念，真是層次豐富有內涵的染料。我們初相遇，她身上的披巾這麼特別，柔軟得好似要你去撫摸她，隨風搖曳，在陽光閃耀中紅得發亮，白得刺人，眼前好像一陣光直擊而來。泰雅少女真不是一般的女孩，眼神亮麗清明，她們才十三、四歲就已經開始學習織布，她說她還沒有學會全部的技藝，還不能幫我做護膝，腕套，她說捕捉昆蟲也要小心不要被蟄傷。

她帶我到司加蘭溪邊，我們在那裡等待會跳耀的櫻花鉤吻鮭，被日光灑下的激流中，分不清是魚鱗閃閃發光還是砂礫的跳耀。

直到次高山的東峰和第二圈谷被染成金色聖山的模樣，我跟阿荅卡說讓我們一起看明天晨光中的雨瀑吧，台灣高山的稜線上最讓人激動萬分的就是雨瀑，層層疊疊的雲朵，從天頂流瀉而下，純白的雨瀑穿過藍黑色的山稜，天光乍現，整個人好似沐浴在聖潔的天地中。

想到一句歌詞「相愛的人啊！丟一顆種子到泥土裡……」的時候，才想到帶來的梨花種子，還來不及拿給黃君，心裡慶幸著我們還沒有機會碰面，還在袋子裡，留了十來顆，其餘的拿出來跟阿荅卡撒在坡地上，他答應幫我好好顧著會開出一樹白雪的梨花，想像一棵一棵雪樹連成一片，一片花海在春風的吹拂下是怎樣的纏綿呢。

阿荅卡哼了一首曲子，在明麗的月光下，忽然有作詩的心情：

在白楊樹蔭下，有一位美麗的少女，憂鬱的美貌下，不知何以沉思？

切莫傷悲，盡情歌舞吧！切莫傷悲！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擦乾眼淚，莫再哭泣！舞！舞！舞！

次高山下宛若世外桃源的家鄉，就是司加耶武

肥美尊貴的櫻花鉤吻鮭悠游於司界蘭溪

如夢似幻的司加耶武部落，你務必光臨一次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歡迎光臨！擦乾眼淚，莫再哭泣！舞！舞！舞！

(註：取材自博物學家鹿野忠雄的詞)

微弱的篝火堆中，我似乎看到阿荅卡的瑩瑩淚光。

沿溪流而下，除了道別的憂傷，心裡還牽掛沒有找到蕃人同伴，阿荅卡看出

我心裡有事，跟我說別著急，還不到駐在所有間小竹屋，或許在哪裡可以遇到適合的人，我想她只是安慰我，卻真的讓我找到兩位蕃人，讓他們跟著我入山，駐在所的武警在目前的情勢下，比較容易放行，畢竟他們對山林的熟悉，不是現在的我可以做到。

「昭和八年 八月二日

這次的行程不能耽誤，司鷹公爵熱情贊助我的鳥類計畫，雖已在紅頭嶼待了五十幾天，又趕回台北江山樓的餐會，再下新竹和黃君會合登南湖大山，南湖大山的圈谷是我們這次探勘的重點，黃君更是等待許久，他準備完成這次的南湖大山，就開始進行論文。

他常說我們這座島嶼像個紡錘，南北狹長瘦小但肚腹廣袤，可以容納拔高的大山且是溫帶氣候區，就像諾亞的方舟上可以找到能存在世界上任何物體，有形的無形的有機的無機的是生命也有非生命的所有靈魂與祂的氣味。

最初在次高山發現冰河圈谷的痕跡，激動莫名，牽動了目前日本學術界爭論好幾年的日本高山冰河遺跡熱議，幾乎快惡言相向了。把這件事告訴黃君也觸動他的心緒與動機，畢竟他是早坂教授的學生，無法放棄這個題目，他說已經準備好幾年了，這次無論如何要記錄完成，還特別去買萊卡相機，他說我對萊卡讚不絕口，就知道這一定是必備的工具，兩人相約到次高山探勘地形，自然而然成行。

如果確定台灣的冰河圈谷地形，或許就能確定台灣的中高山動植物的原生種與亞種的獨特性，早在晚第三紀上新世年代，台灣的高山曾經高達五千公尺以上，黃君站在雪山山頂極目四望，感嘆說在極容易崩蹋的粘板岩和沙岩的崩壞下，還保存冰河遺跡，一定是要我們把它找出來。

離上一次在台灣密集的攀登、採集、觀察、捕獵又過了一年多，這一次有黃君同行，他的熱切不下於我，每一天看他一早起身的熱切身影，就覺得不能輸給他。我們用箭竹搭建小屋，番人身手俐落，也幸好他們的熟稔，小屋完工竟然就一連下了六天的大雨，我們望雨興嘆，把帶來的罐頭吃光，開始吃鼠肉，台灣高山鼠肉甜美又嫩，黃君剛開始不敢吃，後來吃得比我更有勁。

這次確定了雪山圈谷、南湖圈谷之後，又走到了佳陽社，拿起羅博琴吹奏，黃君笑了起來，其他泰雅族人四散奔逃，還是沒有進步嗎。

無法遏止奔向司加蘭溪的心，約好了我會再回來，她一定在溪邊等我。

久良栖社的泰雅少女阿荅卡現在一定長高又健美，她一定通過了編織的考

驗，織出色彩鮮紅並且耐磨的苧麻布，她會為我織一頂遮風雨的帽子，她說我一定要回去找她，否則我們的種子成不了梨樹，長成小樹也會枯萎，他將進入大山不回來，不再有人傳唱我們的歌。我回來了，阿荅卡！

黃紹丙的日記

「昭和六年 七月四日

暑期一開始，回新竹並等待早田君的到來。

回到家裡不能不幫忙農事，卡桑提醒大約十日左右一期稻作要收割，要去田裡巡視關心，多桑倒是不置可否，問了一些早坂教授的事情，要我再回台北請他來新竹作客，也帶他去汶水、竹東等地參觀。

台灣的農產、礦產俱豐，提醒多桑幾次山林的開採要適可而止了，不然再多的山林也會消耗殆盡，這兩年的地形勘查發現，台灣的地質差一個山頭就相差千里，岩石、土質都有歧異性，並不相同，前兩天坐在河壩的大石頭上看工人運送剛砍伐的竹子，大小相差很多，囉唆的多問兩句，其中一位到過家裡的工頭說，最近竹子價格好，看差不多就先砍了，賣好價錢。

農作辛苦看天吃飯，趁好價錢趕緊收成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沒有規劃恐怕不長久，要想辦法提醒多桑才是。看到品項好的竹子也動心起念，想挑一些做竹椅，暑假前收到一批從東京寄來的雜誌，有一本專門講工藝品的雜誌，剛好主題是設計創造的價值，讓我想到兩三個月前朋友介紹一位從法國回來的顏姓藝術家，從繪畫改去做工藝設計，暑假結束回台北應該要去找他，請教他竹製品的工藝設計，如果能幫家裡設計一套竹椅、竹桌就更好了，大姐快要生了，送她一張像雜誌上介紹的嬰兒床也好，第一次當舅舅是有一點興奮。

她啊，要回鹿兒島了，鹿兒島是怎樣的地方呢，必較像台北還是新竹。」

「昭和八年 九月二日

和早田在臨時搭建的小屋被壞天氣困住六天，雖然竹子的氣味，泥土刺鼻，但好像都沒有聞到一樣，因為得我的心神被冰河的味道牽引著，冰河遺跡的氣味，一路逶迤，我一路跟著流動的痕跡，一路回到遠古時代，三百萬年前，一定有三百萬年的時光穿越，因為這樣的香味不可能現在才出現，沈澱的香味有一種厚重感卻又很縹緲，就像最深沉渾厚的氣味會留下的煙燻感，摸不到，觸不到，但會瞬時飄過鼻尖，想繼續嗅聞，又不見了。

這樣的香味讓人想高歌，想要跳躍，想要追趕，第一次是在圈谷的砂礫上，

在堆石堤上，還有冰河的擦痕，一顆一顆的漂石、瘤狀岩，以及U字形谷，厚重的冰河磨擦過的岩石，讓岩石圓滑，也讓清涼能夠直衝腦門的氣味駐足，讓人想要雙手掬水，一把潑到臉上，一如掬起殘雪伏貼在皮膚上，雙頰永恆。

秋陽如酒，眺望次高山連峰的圈谷，一個一個垂掛在峭壁上，好似傾瀉而下，在寂寥的暮光中，整個人也沐浴在天地遼闊的冰層氣味裡。人如此渺小，萬物如此縹緲，只能虔誠仰望虛空。

帶著神聖的香味下山，跟早田君道別，直到在火車上才想起我並沒有跟早田君形容這樣的香味，我們倆只是努力計算看到幾個圈谷，迫不急待畫下來，蒐集岩石、樹木，任何想到的痕跡，激動之情一波一波席來，等到稍微平息安靜，才想起不知道要如何跟別人說這樣的激情，除了早田君，還有人可以懂嗎。

她啊，不知道有沒有等待我們回台北，女高的功課也很緊迫吧。

「昭和八年 九月七日

在家裡待不住，好像有一股氣沒辦法發洩，跟家裡說要回台北準備下一次的探勘，也把阿文拉了一起去，連阿文都說我怪怪的，但是他很高興跟我一起回台北，因為他小妹還是留在新竹讀女高，他說我們不用照顧她，真是好，我本來就不需要照顧她吧。但是她上高女之後，好像比較常看到她了，經常跟三妹在一起，卡桑說兩人整天都在一起講話講不完。

日本女孩子跟台灣的女孩子差好多，她啊，每次都帶著女傭在做家事，在家裡從來沒看過阿姊跟妹妹做家事，不是看書學琴玩牌或是做裁縫，就是在發呆。三妹說我要常常出門滿山跑，幫我買了很多襪子，竟然還有專門介紹手帕、襪子、手套的雜誌，看他們跟著雜誌的介紹做帽子，做袋子，也是很有趣。

多桑果然開始贊助顏姓藝術家設計工藝品，台灣的工藝應該慢慢建立自己的風格，不要只賣初級的原物料給別人，應當讓別人來做基礎的工作，我們來設計實用又精緻有美感的東西出口才好，就像染布，我們也要我們自己的服裝品牌，不要只做染錠的出口。」